

刘宪茹
著

存道

FE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刘宪茹 著

刘宪茹 著 2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宪茹著. 在道.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1122-259-2

I. ①刘… II. 刘… III. 道… IV. B9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在道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大连） ISBN 978-7-81122-259-2

FE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 刘宪茹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道 / 刘宪茹著.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81122 - 269 - 2

I. 在… II. 刘…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6710 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 116025)

总编室: (0411) 84710523

营销部: (0411) 84710711

网址: <http://www.dufep.cn>

读者信箱: dufep@dufe.edu.cn

大连海大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 150mm × 230mm 字数: 150 千字 印张: 16 1/2 插页: 4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竑 忻

责任校对: 文 汇

封面设计: 迟维斌

版式设计: 汇 滨

ISBN 978 - 7 - 81122 - 269 - 2

定价: 35.00 元

猜测刘宪茹

孙惠芬

要是你知道身边还有这样的人，他看上去强大，实质很脆弱，他看上去粗悍，本性却细腻敏感，他多年在风口浪尖激荡，心却一直在孤独里飘流，他追求做当代英雄，却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恐惧，他渴望在文学里不朽，却一生都在仕途上旅行，他常说自己心脏有病，却一直死气白赖地活着，那么他肯定不是别人，就是宪茹。

与宪茹认识二十多年，他最初给我的印象并不是这样。那时我在庄河文化馆工作，我的一篇小说在《上海文学》发表，因为喜欢这篇小说，他和另一个人开车去庄河看我。他们坐在创编室椅子上，西下的日光打在了他们的后背，使他们与我相对着的脸有些灰暗，他们脸灰暗，身上的装扮却一点都不灰暗，它们不但不灰暗，领带上的领夹、衣领衣襟笔挺处的布丝闪闪发光。那次见面的细节、心情，大多我都忘了，比如我们谈了什么，我在谈话中有没有语无伦次，他们又是什么时候走的，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只

敬告作家

苍惠怀

有他们衣服上的光穿透了岁月，一直闪烁在我的记忆里。

后来才知道，它们之所以在记忆中闪烁，是我当时太紧张的缘故，我因为紧张而不敢看他们的脸，只顾看衣服。当然，重要的还是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现实中看到男人如此西装革履。后来才知道，他们之所以那么早就西装革履，是因为他们是大连开发区人，宪茹是开发区党委、管委会办公室主任，随同他的高奇志是他的秘书。当时，一九八六年，开发区这个名字就像炸响的春雷一样振聋发聩，不让在开发区工作的人在炸响的瞬间放出奇异的光彩那是不可能的。

八十年代中期，是一个让人难忘的文学亢奋的时代，陌生人才会因为文学这个梦想驱车相见。怀有文学梦想的宪茹在那个时期给了我坚定、力量的印象，因为一年之后，我的丈夫从沈阳进修回来，无处就业，他毅然承诺帮忙找工作。给我的感觉，只要我好好写作，身后的所有困难都不是困难。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因为他的帮助，我们度过了青年时代最困难的时期。其实当时宪茹自己也在写作，他的《祖祖辈辈》在《海燕》杂志发表，赢得当时文坛一片喝彩，被誉为未来最可能做出成就的作家。因为写作，我们常有机会在一起办笔会，那时的他，开朗，快活，喝醉了酒之后领大家唱毛主席语录歌一唱就是半夜，兴奋之时，还要站起来舞之蹈之，简直疯了。那就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大家疯了一样热爱文学，大家因为热爱文学而在一起发疯。但疯是疯，疯够了，还是要静下来谈文学。

而只要谈上文学，此宪茹可就不是彼宪茹，他比任何时候都郑重、庄严，仿佛文学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神圣的事业，仿佛只要谈论它，我们就变得伟大而神圣。因为他动不动就说出这样的话：要为生命而写作，不要为生存而写作。那时，一个因为写作而改变了生存现状的我，并不能懂得这句话的深层含义，但有“生命”两个字在里边，立即就有了朦胧的庄严感、敬畏感，立即就觉得文学这里边还有着我不曾体察的别的什么。

那时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宪茹的内心里，除了深藏着对文学的敬畏还深藏了什么，不知道那闪烁在他西装革履背后的光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不知道，就在后来的一些年月里，对他并不美妙的现实处境不怎么关心，比如职业的转换，比如人生环境的改变。不关心绝不意味不知道他的痛苦，我是说那样痛苦的深度我的理解无法到达。那时，他再也不是原来坚定、有力量的他了，他常常神情迷茫、飘忽，他依然西装革履，但因为没有一张神采奕奕的脸衬托，人显得格外暗淡，他也谈文学，但那时的文学在他那里只是一个供他逃避现实的港湾，他在港湾里沉溺，如同一只不愿上岸的鹅在水里的沉溺。之所以这么说，是我以为，他会就此真正沉下去，沉到文学最深的海洋里，用他相对自由一点的身心，用他的一生来打捞属于他的不朽篇章。可是，不是这样，几年以后，他又缓缓回到岸上。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只要热爱文学就必须以文学为职业，其实我错了，事情远没那么简单，这里既有命运的摆布又有宿命的安排。宪茹的命运是，他在孩提时代，就怀揣了向外挣扎向上奋斗的理想，在他一路为理想奋斗的途程上，成为国家脊梁的雄心和写出不朽篇章的雄心同时得到开掘，这样的开掘像两根绳索把他拉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一面，让他深信只有进入国家这个血管的动脉才会发挥自己的力量；另一面，让他觉悟只有远离主流社会才会看到艺术的真实面目。痛苦的根源正在这里，我从来没有问过他的事业失意因为什么，但我相信一定是某些跟文学有关的自由、真诚和随意在起作用，比如他为了自己一些真实的感受可以随意地放弃。同样，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放弃现实利益，毅然逃到远离现实的港湾经历了什么，但从《原声》那本书里，我看到了他灵魂在深渊里的艰难挣扎。

于是，两个宪茹常常在同一个场合相遇，他用文学的眼光看待政治、看待官场时，那里的杂芜和纷繁让他心里堵塞，他用官员的眼光、政治的立场看待文学时，文学的无力和软弱又让他焦急。于是，回到岸上的宪茹对我这样还在水里的文学写作者既充满期望又恨铁不成钢，他期望我们安心呆在水里，告诫我们文学是伟大而神圣的事业，值得我们用终生的热情去追求，却在看不到我们拿出惊世骇俗的伟大作品时恶毒地骂我们“文人这东西”。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柔软的鼓励，比如1996年我刚调到大连，作协主席团去星

海会展中心参观，身为会展中心老总的他，临走时送了我一个结了一身“果实”的根雕。接过根雕的刹那，我知道我接过的是他恶毒的期待。我是说，当两个宪茹在一个身体里打架时，他把如我一样酷爱写作的人当成了解决他内心矛盾的砝码，他希望不朽的不是他，而是我们，他觉得只要身边有人不朽，就实现了他的部分愿望。这实在是太恶毒了，我们何德何能，我们有什么本事能够不朽，我们凭什么非得朽呢。

我一直以为，宪茹把对自己的期待转嫁给了我们，从此便阳光灿烂，眉开眼笑，从此便恢复八十年代刚认识时那种坚定和力量感，可是不是这样。这并不是说他西装革履上没有了光彩，事实上当了会展中心老总，又当了地税局局长的他，比在开发区时的他更朝气，更讲究；这也并不是说他不再愿意帮助我们，后来身边一个文友生活上发生故障前去找他，他当场就拿起电话帮助疏通解决。我是说，偶尔有机会朋友聚会，你觉得他更加忧郁，更加悲观，死不了活不成的样子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他忧郁、悲观，又说不出让他忧郁悲观的理由，他常常不着边际地谈着中东局势，伊拉克战争，骂刽子手的残酷、残忍，骂霸权者的兽性掠夺。有时也阴阳怪气地发着神经，骂自己不是东西，虚伪，虚假，伪善，不真诚。因为不愿受他情绪感染，再有聚会，我常常胡编理由“请假”缺席。可是一年半载不见他，以为他情绪已经好转，打个电话问候一下，问他最

近怎么样，他的回答一下子就把你噎住：不怎么样，心情不好，心脏也不好！

宪茹心情不好，心脏不好，说话的语气却不是蔫蔫的，而是很干脆，很硬气，那样子好像在肯定自己的某种业绩，好像心脏不好是他成就的一桩业绩。比如当你问怎么又心脏不好啦，他会理直气壮地说，我当然心脏不好，我为什么要好！让你觉得自己很没趣，很讨厌，心情一下子就败坏了，就差也坏了心脏。

很长一段时间，我又觉得在宪茹心里，不只有两根绳索在拉锯，还有第三根。那第三根，很可能不是什么绳索，而仅仅是一种信念，一种迫切的、希望通过自己改造世界的信念，一个成为改造世界的英雄的信念。那信念也许并不清晰，但它却电钻一样，在他的身体里钻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通道，它在通向自己致命弱点的同时，还通向人类无限的黑暗、悲观、痛苦、忧患。因为正是它，让他每每看到自己的无能、脆弱，看到社会的污浊，人类弱点的难以克服。当在无奈中屈服于某种势力的时候，当在为了心底的脆弱伪造一种尊严的时候，当看到邪恶的庄稼在地球上疯长的时候，当看到柔弱的生命得不到保护的时候，他的心便掉进黑暗的渊薮。那当然定是在夜晚，定是在夜半钟声响过之后，卧室的灯光也许是亮的，但他的心里漆黑一片，因为这时他看到的自己是一个可怕的自己，是一个自己不愿意接受的自己，甚至是一个令自己唾弃的自己；他看到

的人类，也是一个可怕的人类，是一个在进步的趋势下不断地滋生险恶的人类，如同日益增长的汽车在标志着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还排放着让地球变暖的碳硫氮氧化物。于是他愈发地忧虑，愈发地恐惧。他恐惧，不在于他看到了自己的弱点，人性的弱点，人类文明的负面效应，而在于他明明看到了这些，却又无能为力。这就不仅仅是恐惧，而是绝望。绝望蚊蝇一样在夜晚飞舞，震动着他的灵魂，吞噬着他的睡眠，侵害着他的心脏，安定片从国内吃到国外，几近无效，惟一有效的是每天必来的太阳升起，因为只有这时，只有眼睛里的黑暗被日光赶走，心灵里的黑暗才可能渐渐消失。它也许根本没有消失，只是退到了远处或者脚下，就像正午时刻电线杆的影子移在了自己脚下。太阳升起来了，一切都要去面对，去打点，要工作就得忘我，就如毛泽东说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忘我在他是最想要的境界，因为只有这样，才会真正忘掉夜晚的黑暗，才会觉得一切都不曾发生，牺牲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只不过牺牲的不是身体，而是情操，比如善良，比如真诚，比如正直，但这远比身体更让人难以承受。好在有忘我做铺垫，牺牲时并不自知。工作是一个巨大的链条，你身在其中，就有了链条的形状，承上启下的本能。然而，事情的奇怪在于，不管他多么忘我，只要有链条外的声音撞进来，哪怕一个电话，他会迅速从链条里抽身，看到自己脚下的影子，重温夜晚里的黑暗。仿佛在他觉得，你已经看到了他的

影子，他必须如实招来，类似坦白从宽，于是，他一定是坚定而干脆地说：不怎么样，心脏不好。

我不知道，宪茹说自己心情不好，心脏不好，是不是想让人们知道他夜晚里的黑暗，是不是想告诉人们他有这样的夜晚：他宁愿把自己囚禁在黑暗里，宁愿看自己遭受某种信念的拷问，或者说，局外人似的看自己遭受信念的拷问，对于他，是一种崇高的享受？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只有一点，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总是这么说，他特别悲哀，因为他往往什么也不说就放下了电话。于是，可以想见，这之后的另一些夜晚，孤独怎样像钻进地表的蝗虫，一屈一伸地啃食着他的睡眠，他的心脏。

以上是我的想像，没有任何根据，但我宁愿相信就是这样。原因很简单，有一天，我给他发去一个短信，说你应该写一部中国版的《荒原狼》，他居然欣然接受，他说是，我就是一只荒原狼，或者是一个夜行者。《荒原狼》是瑞士作家赫尔曼·海塞的作品，那里的主人公哈立，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作家，了解时代的病症，却又找不到出路，灵魂深处充满矛盾，称自己是一只狼，一只野性而又胆怯、可以说是十分胆怯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他在深沉的孤独中仰仗着自己的天赋和命运混日子，却又能自觉地把这种孤独当作命运来理解。他具有狼的灵魂，却有人的躯壳。他有着两种特性，一种是狼的，野性十足，放荡不羁，难以驾驭，一种是人的，

温顺，驯服，胆小怕事，它们同在一个人身上，互为敌人，互不协调，这一个只能使另一个受罪，它们在血管里互相敌视的时候，把他的生活搞得十分不舒服。

宪茹接受了我的想法，我暗自窃喜，其喜的最大成份不在于终于将有中国版的《荒原狼》问世，我们之流可以脱掉以作品不朽的枷锁，而在于终于验证了我对他的想像和猜测。这对我相当重要，这使我知道在今后的时光里，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跟他打交道，比如当他说不怎么好，心情很不好时，我会顺着说，你又绝望了，绝望很正常，你是理想主义者，太追求完美了。

宪茹痛苦的根源，都在于他太敏感，太清醒，太知道身处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又太想使这世界完美，就像《荒原狼》里的哈立，了解时代的病症，却又找不到出路。他找不到出路，就只有躲到身体里的秘密通道，在那里发散自己的思想，开采自己的心灵。

心灵，是一个永远也开采不尽的世界，它浩瀚无边深不可测，可并不是每个人的心灵都深不可测、浩瀚无边，如果你感觉麻木，神经粗糙，思想懒惰，那世界只能是一片荒芜。宪茹没有让自己荒芜，他也无法让自己荒芜，他过人的天赋，“狼”性和“人”性在他灵魂里不断地纠缠，使他不可能不找到一个喷涌的出口。也许，是先有了他过人的天赋，才使“狼”性和“人”性得以栖身，也许，

是先有“狼”性和“人”性栖身，才使他具有超出常人的天赋，反正，当他用文字打开心灵的出口，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那个西装革履的官员，不是那个阴阳怪气的神经病人，而是一个勇敢的思想者，才华横溢的作家。在这部就要公布于世的十几万言的随笔集里，他的正义感、责任感，他对人间世相精辟的论述，独到的发现，深邃的思考，他对世道人心细微的洞察，深刻的揭示，准确的表达，都让你看到他多年来徜徉痛苦之中到底获取了什么。他虽然还没有写出《荒原狼》那样不朽的小说，但这字里行间弥漫的，正是哈立一样内心的矛盾、冲突、不协调，哈立一样深沉而深刻的孤独，身遭两种不同习性“摧残”的悲剧命运。

宪茹是孤独的，在《我》那篇短文里，他说“我想我是不懂得也永远不会懂得快乐的人。我的追求是我活着就要拿了什么来证明我活着，无论是战斗、做事还是‘骂人’。”在此之前，我曾以为孤独是宪茹性格及命运的宿命，这段话让我警醒，他其实是自觉的，是在不断的自觉的追问中将自己逼向了孤独，拿什么证明我活着，只有拿心灵。宪茹是个充满悲剧意识的人，在《想不明白》那篇短文里，他说：“生命，是一件绝对偶然的事情。我们可以在生命的途程中赋予它许许多多的意义。问题是，假若没有某一个生命，没有某一个生命的意义，又会怎样呢？我们没有办法去假设，但我们没有办法不去假设——即来自于偶然的生命和这生命的偶然的意义事

实上完全是可有可无的。”我曾以为，他的悲剧意识是经历给予的，他有着饥饿而苦难的童年，在《乡思》、《故乡趣事》那些文章里我们看到，他出生在东北大平原的一座小村庄，父亲早故，很小就被迫为糊口奔波，吃尽了人间苦头，可是当读到法国作家、思想家保尔·萨特的《文字生涯》，我改变了想法。萨特的童年生活非常优越，有花不完的钱，家里人，包括外祖父对他百般宠爱，可是他很小就觉得，人被抛到这个混沌的世界没有意义，面对这个敌意的、充满威胁的世界，人必然感到焦虑、恐惧，与生俱来的自由意味着痛苦、苦恼。萨特说，一个人看世界的高度，是在童年里就决定了的，他说他在童年里就有了六层楼那么高。由此可见，悲剧看世界，是一种高度，而悲剧意识，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是身体的产物。宪茹之所以常常沉醉于在暗夜里痛苦地思考，是他在那里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那由痛苦思考生成的风景，实在也不是什么风景，有时候，它们是露出水面的礁石，形迹怪诞又坚硬犀利，有时候，它们是那礁石背阴的苔藓，触须蜷缩却有鲜绿的色泽，有时候，它们是长在山野的荆棘，以纵横交错的藤蔓向入侵者发出信号，但更多的时候，它就是嘈杂世界里的一声呼喊，在跌跌撞撞的尘埃中忧国忧民。在那里，人在胆识面前的怯懦，自然威胁之外的人为风险的威胁，貌似公平后面极大的不公，“洗澡”背后潜藏的肮脏规则，都成了他

针贬的对象。当然，因为他“不得不”生存在社会肌体的主流，他对“公仆”有着自己的思考，对财富有着自己的见解，对同道之人的品行有着自己的眼光。重要的是，因为他即使“不得不”生存在社会肌体的主流，也从没有泯灭成就不朽篇章的伟大野心，他关注“鲁迅的愤懑”，体悟“我与梵·高”的相同和不同，他颂扬知识分子常有的自省和忏悔，崇敬苦难岁月对自己的馈赠。同样，因为他从没有泯灭成就不朽篇章的伟大野心，他愿意沉浸在童年记忆的海洋，从中发掘那些具有寓言色彩的故事。在那些被鲜活生命充斥着富有色彩的文字里，我们看到的竟然是又一个完全不同的宪茹，他顽皮、轻盈、智慧、淳朴，他在淳朴中还稍稍有那么一点憨厚、愚阔，以至于让你觉得，他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或者说，还在童年，他就长成了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

由于每一个字都从心脏里溢出，宪茹的语言朴素、精练、体贴，由于每一缕思想的光辉都在暗夜里生成，他的表达带着见根见底的老到，毫无杂念的真诚，这实在让我这个职业写作者感到惭愧，在我的心脏还是完好无损的时候，我真得好好想一想对于写作，我是否真的用了心。

宪茹把暗夜里的思考不断地公布出来，把一颗痛苦的灵魂裸露地呈现出来，本以为，他从此不再指望我们这些无用文人在文字里实现不朽，可是某个晚上，和马晓丽（《楚河汉界》的作者）等几

个作家朋友谈及创作，他还像八十年代那样，不依不饶地揪住我们，在肯定我们是在用生命写作的同时，非让我们写出能够传于后世的作品。

写出传世作品，这一点我从不指望，但他的话还是让我感动。在有了一些经历之后，我已经明白有关“生命写作”和“生存写作”不同的内涵。生存写作，是说把写作当成获取现实利益的工具；而生命写作，是说写作是生命的最高诉求，是把写作当成自己获得内心安宁的一棵救命稻草，这应该不仅仅是职业写作者追求的境界，而是每一个真正热爱文学的人都在追求的境界。在这一片嘈杂喧嚣的世界，还有这样的声音发出来，听来真是让人温暖。

我想，这世上还的确需要这样的温暖。

2007年月11月22日于大连鹏程家园



在道 ON THE WAY 目录

1	病中杂谈
12	不管怎样……
18	崇敬苦难
23	丑陋的网络语言
31	话说“废话”
36	我心中的鲁迅
40	关于“公仆”的通信
44	公务断想
51	善说
57	人类独有的弱点
64	从前的故事
69	人为风险的威胁
75	随手记下
89	长歌当哭
94	洗澡
100	撒谎
105	我读洪文成其人其作
112	我们不要战争
119	我和梵·高
128	乡思